



唐代民俗与人文的全息图景

◎杨晓杰

胡风弥漫的酒肆跃然纸上。妇女生活专题打破了“封建社会女性皆受压迫”的刻板印象，通过墓志铭中女商人的经营记录、《太平广记》里再嫁妇的故事，呈现唐代女性在相对宽松社会环境中展现的生命力。文人士子风貌的剖析则显露了光鲜背后的阴影——科举制度催生的功利婚姻、干谒权贵的生存法则，这些鲜少被正史记载的细节，恰恰构成了唐代知识分子的真实群像。

书中对民俗现象的解读充满辩证思维。在分析上元节万人空巷的狂欢时，既肯定其释放生活压力的积极意义，也指出统治阶层通过“金吾弛禁”政策强化社会控制的双重性。关于民间巫术禁忌的探讨，既呈现唐人“投龙筒”祈雨的虔诚，也不回避“厌胜之术”引发的社会恐慌。这种立体化视角在神灵崇拜尤为突出：李靖代龙行雨的传奇故事，既被视为唐人宇宙观的隐喻，也被解构为权力运作的投射——正如龙母选择凡人代行神职暗示着官僚体系对自然秩序的渗透。

作为文学研究者，两位作者始终注重文本的民俗学阐释。他们通过解析唐诗的节日意象、传奇小说的市井细节，甚至墓志铭中的生活记录，揭示唐代民俗的多维图景。他们从《李娃传》中捕捉到长安妓馆的营业规律，在杜甫“三月三日天气新”的诗句里还原曲江祓禊的盛况，甚至通过《游仙窟》的香艳描写推断唐代婚恋观念的变化。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，使得原本枯燥的史料焕发出生活气息。

这部著作的修订再版，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。初版以“精神文明”为关键词，侧重思想层面的提炼；新版更名“浮世长安”，则昭示着研究重心向日常生活的倾斜。新增的民间技艺章节，详细考证了唐代傀儡戏的机构构造、说书艺人的表演场所，甚至计算出杂技“透飞梯”的倾斜角度。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堆积，实则构建起理解唐代社会的基石。

在信息爆炸的今天，该书的价值不仅在于知识增量，更在于提供了一种观察历史的思维方式。当我们目光从庙堂转向市井，从经典文献移向民间文本，历史的立体感便自然浮现。书中关于“浮世”的阐释颇具启发性。这个源自庄子的概念，在日本演化出描绘市井百态的浮世绘，在中国却长期被精英话语遮蔽。两位学者通过钩沉索隐，证明唐代早已存在类似的世俗文化传统。这是文化自觉的追溯，也重塑了我们对唐代的认知，更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开辟了新路径。

某种程度上，《浮世长安》实现了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微妙平衡。尽管涉及大量专业考证，但作者善于用通俗语言化解学术术语的艰涩。在分析唐代妇女改嫁现象时，他们不满足于列举数据，而是讲述《太平广记》中寡妇阿陈的故事：她在丈夫死后经营酒肆，拒绝富商求婚却与伙计产生感情，最终在族人非议中坚持自主婚姻。这种叙事策略既保证了论证严谨，又赋予历史以温度。书中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，从胡商遭遇商业欺诈的诉讼文书，到孩童墓志记载的竹马游戏，无数个个体生命的痕迹汇聚成河，最终冲刷出那个遥远时代的真实轮廓。

在历史研究日益碎片化的当下，这种既有宏观视野又不失微观描摹的著作，恰如一剂解毒良方。它提醒我们，真正的历史叙事不应是单声部的颂歌，而应是多声部的交响——既有钟鼎铭文的庄严，也该有市井喧哗的热闹。



藏在生活缝隙里的温柔

◎罗华宝

“梅子香是揉碎了月光洒在叶尖上的，总在梅子未熟时，偷偷爬上晾衣绳。”翻开肖复兴的散文集《梅子熟时》，仿佛踏入了一座弥漫着人间烟火气与诗意温情的花园。这部散文精选集收录的五十余篇散文，篇篇皆是作者生活感悟的结晶。作者用细腻笔触勾勒出生活的千姿百态，让我们在文字间感受到生命的温度与美好。

书中诸多篇章围绕亲情展开，每一篇都饱含着作者对亲人深深的眷恋与思念。《荔枝》一文中，作者回忆小时候母亲舍不得吃荔枝，总是把最好的留给自己，那一颗颗晶莹剔透的荔枝，承载着母亲无私的爱。作者用平实的叙述，将这份深沉的母爱展现得入木三分，让读者感同身受。这种对亲情细节的捕捉，在书中随处可见，它提醒着我们，亲情往往就藏在生活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里，等待我们去发现、去珍惜。

对友情的描绘同样真挚动人。在与友人相处的点滴故事中，作者写出了友情的珍贵与纯粹。他们一同经历的岁月，无论是漫步在街头巷尾，还是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，都成为了书中温暖的篇章。这些文字让我们回忆起自己生命中那些真挚的朋友，那些一起欢笑、一起流泪的日子，感受到友情在人生旅程中的重要意义。

除了亲情和友情，书中还有许多篇章展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与对自然的敏锐观察。《太阳味道的西红柿》里，作者讲述自己种植西红柿的经历，从播种、浇水到收获，每一个过程都充满了期待与喜悦。在他笔下，普通的西红柿仿佛有了生命，承载着阳光、泥土和汗水的味道。这不仅是对种植过程的记录，更是对生活中平凡事物的赞美，让读者自然而然意识到，只要用心去感受，生活处处都有美好的存在。

自然景色在作者的笔下也别具一格。《双瀑记》中对瀑布的描写，让人身临其境。作者用生动的文字描绘出瀑布磅礴气势和灵动之美，从瀑布的声音、形态到周围的环境，都刻画得细致入微。这不仅是对自然景观的赞美，更是作者内心对大自然敬畏与热爱的表达。通过作者的文字，我们仿佛能感受到瀑布飞溅的水花，听到那震耳欲聋的轰鸣声，体会到大自然的神奇与伟大。

作者的散文语言质朴无华，却有着强大的感染力。他不用华丽的辞藻堆砌，而是用最平实的文字表达最真挚的情感。在他的笔下，每一个字都像是生活中的一颗石子，看似平凡，却能在读者心中激起层层涟漪：“母亲纳鞋底时坠下的针脚，比墙上的老挂钟更懂得丈量时光”“菜市场里水灵灵的荸荠，个个都是会眨眼的星星”“我们怀念的从来不是旧时光，而是旧时光里永远年轻的自己”。这些质朴的语言，让读者更容易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，与他一同感受生活的喜怒哀乐。从这些散文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生活的敏锐洞察力。他善于从平凡的生活发现闪光点，将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，转化为充满哲理与温情的文字。他告诉我们，生活并不总是波澜壮阔，更多的是平淡如水，但正是这些平淡的日子，构成了我们生命的底色。只要我们用心去观察、去思考，就能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，在琐碎中找到生活的真谛。

在这部散文集里，梅子青涩与梅子馥郁交织成时光的琥珀，作者用一支朴素的笔，将市井巷陌的烟火气、旧年风物的肌理感、亲人故友的絮语声，统统凝成能触动读者心跳的句子。比如读到“煤炉上煮着的赤豆粥会咕嘟咕嘟说梦话”时，突然想起外婆的粗陶砂锅。儿时每个梅雨季，她总在氤氲水汽里剥着青豆，说“梅子酸，等梅子开了就甜了”，如今阳台上种着香水柠檬和薄荷，却再没有一株会预报花期的梅子……作者的文字总带着老式墨水瓶的温润，在这个快节奏时代，读这样的文字就像在钢筋森林里发现一株会开花的树，让人忍不住停下脚步，重新感受生活细密如刺绣的纹路。

阅读《梅子熟时》，仿佛让读者经历了一场心灵的旅行。它让我们懂得，生活或许平淡，但只要用心感受，每一刻都有它的意义。那些平凡日子里的亲情、友情，那些自然中的一草一木，都是生活馈赠的宝藏。

用文学的方式回归海岛

◎吕峰

虞燕的《小岛旧时光》是一本充满人间烟火的书，它是一本来自舟山群岛的生命叙事，也是一本通往海岛和大海的文学路径。

对生活在海岛上的人来说，海既是生计的来源，也是精神的寄托。苦难也好，快乐也罢，他们依海而生，依海而活，静守着祖上传下的一方水土，顽强、坚韧地活着。而对于写作者来说，海岛和大海还是孕育想象力、创造力的沃土。作者用文字构建了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海岛世界，展现了海岛人命运的跌宕起伏以及大海与人的紧密关系。

对作者来说，那个名为长涂的小岛是她永远的家，因为那里留有她三十多年的人生光阴，她的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时代都与那片岛屿和海域有着数不清的纠葛和爱意，这种牵绊让她一次又一次地写下与之有关的枝枝叶叶，那些逝去的光阴、故去的人，那些被岁月掩埋的故事，都构成了独属于她的文学因子。

翻开这本书，似乎有浩荡的海风迎面拂来，里面有鱼鲞的味道，有渔网的味道，有糟鱼的味道。在书中，可以看到人物命运与现实关怀的多维对话，如《追潮水的人》中的外公，《裁云记》中的小姑婆，《芙蓉花下的微笑》中的陈老师，将他们的生活连接起来，就是一幅鲜活、立体的海岛生活图画，弥漫着淡淡的温情和生活的温度。

书中原汁原味的海岛风情，如晾霉、烧坏虫、酿米酒、制糟鱼、煨年糕等，都是让人想去体验的民俗风情。作者在《此间岁月长》中描绘了念念不忘吃莼菜梗的感受，“奶奶的莼菜色泽金黄，卤汁浓稠，配热汤饭最经典，嚼一口，白玉似的肉从硬壳里吸吮而出，就着饭咕咽下，第二口连壳带肉一起嚼，直把最后的鲜气压榨干净，才缓缓吐出渣。”她吃得亦乐乎，读者观之亦不亦乐乎。

虞燕在自序中写道，“循着我的记忆，若能窥见耕海牧渔的生活在海岛人民血脉里留下的精神轨迹，海边人家的勤劳、坚韧、勇敢得以被发现被记录，那是这本书的幸运，更是我的幸运。”读完《小岛旧时光》，我们得以观照岛与海、岛与人、岛与陆地，在时间、风俗、时代里的变迁，对海岛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经济、文化、民俗等的发展变化感受到东南沿海独特的海岛文化，亦是一种幸运。



林海 张涛 摄

土地伦理与情感祛魅

◎周游

在城镇化浪潮席卷中国乡村的黄昏时刻，周荣池以《父恩》为棱镜，折射出农耕文明最后的光芒。这部非虚构文本的价值，不在于编织父子情深传统叙事，而是以手术刀般的精准剖开乡村父权制的肌理——当城市文明以绝对优势碾压乡土社会时，父亲们如何用沉默的脊梁支撑起文明的断裂带，又在代际冲突中完成伦理基因的艰难重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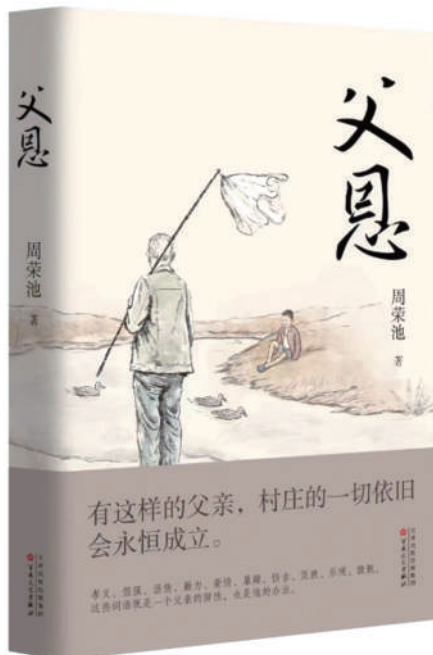
周仁常的形象颠覆了传统乡土文学中的父亲原型。他既非《秦腔》中坚守礼法的夏天智，也不是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里通灵自然的萨满；他不是《白鹿原》中礼教化身白嘉轩，亦非《活着》里苦难容器福贵。这个骑着三轮车带着土狗赶饭局的老人，在酒精浸润的沉默里藏着农民哲学家的狡黠。作者刻意剥离乡村知识分子的抒情滤镜，展现父亲“暴躁、粗鲁、顽固”的生命原色：他在酒桌上对觥筹交错的不悦，暗合着乡野社会直来直往的交际法则；对待“儿老子”既视作光宗耀祖的赌注，又怀揣着农耕时代最后的生存焦虑。这种祛魅写作撕开了传统孝道文学的温情面纱，让父亲形象从道德神龛回归土地——当城市霓虹照亮乡村的夜晚，父亲的顽固恰是对农耕秩序最后的守卫。

书中父子关系呈现出独特的“钢筋美学”：没有催泪的临终嘱托，缺少戏剧化的和解场景，却在进城买房、劝父克制的日常褶皱里，生长出后乡土时代的情感范式。这种“平静如水”的相处之道，本质是两套价值体系的艰难媾和：父亲炫耀的不仅是城里的水泥盒子，更是农民家族突破阶层壁垒的生存凭证；儿子劝阻的不仅是父辈的冲动，更是对

农耕思维现代性转化的试探。当血缘亲情经受城镇化碾压，传统孝道异化为“养育儿老子”的责任契约，又在代际妥协中催生出新的伦理可能——正如父亲接纳抽水马桶时的笨拙，儿子凝视父亲返乡背影时的沉默，都在解构与重构中达成微妙平衡。

本书的散文笔法暗合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冷峻。对村支部书记、二叔、老正松的素描，犹如民俗志的切片标本：黎先生宿命般的酗酒，高先生知识改变命运的执念，共同构成乡土社会的精神图腾。这些“碎嘴”的乡民，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依然恪守着农耕时代的生存智慧。作者用留白技法处理村庄的衰败，空置的老屋与留守的老者形成互文，而父亲们的坚守则成为流动时代的精神锚点——当青春壮年候鸟迁徙于城乡之间，唯有父亲的烟袋还在老槐树下明灭，用早烟的火星标记着即将消失的村庄坐标系。

《父恩》既非传统怀旧散文的抒情泛滥，也规避了非虚构写作的数据迷恋。作者创造性地将小说的人物塑造法嫁接到散文肌体：父亲醉酒后颤抖的酒杯，老正松数十年如一日的擦拭的犁铧，这些意象积累形成的蒙太奇效应，使文本获得超越体裁的叙事张力。在情感处理上，作者采用“零度抒情”策略，将对父亲的复杂情愫压缩在“必须养育老子”的生存契约里，这种克制的表达反而释放出更强大的情感势能。



当城市文明的车轮碾过麦田，周荣池用《父恩》为消逝的农耕文明竖起文字碑林。书中父亲粗糙掌纹里镌刻的不仅是家族史，更是整个乡土中国向现代转型的密码本。那些沉默的对抗、克制的妥协，最终都沉淀为土地伦理的现代转化——父辈们用血肉之躯驱赶高儿孙的城市海拔，又在代际谅解中完成文明接力的悲壮仪式。这部作品的价值，恰在于它撕破了“父恩如山”的浪漫想象，将中国式父子关系的真相袒露在城镇化进程的烈日之下：那不仅是血脉的延续，更是两种文明形态在代际更替中的艰难对话……

